

卷121
673
部五:52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六



鄱陽馬端臨與著

經籍考十三

經樂

西漢藝文志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

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

於書眇亦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

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

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

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

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

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

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

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訖劉向校書得樂

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寤以益微師古曰寤漸也

鼂氏曰古之爲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爲本

後世爲國者先治人故以禮樂之用爲末先王欲

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先脩身而脩身之要在

文禮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內內之不

貞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身

旣脩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矣

後世則不然設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適其暴

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爲迂闊不可用若海內

卒定好名之主然後取禮之威儀樂之節奏以文

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實何益於治亂成

敗之數故曰後世爲國者先治人以禮樂之用爲

末雖然禮文在外爲易見歷代猶不能廢至於樂

之用在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故自漢以來

指樂爲虛器雜以鄭衛夷狄之音雖或用於一時

旋卽放失無復存者况其書哉今哀集數種姑以
補書目之闕焉爾
陳氏曰劉歆班固雖以禮樂著之六藝略要皆非
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漢舊傳
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
章旣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已錄於小
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迺取樂府教
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不亦悖
乎晚得鄭子敬氏書目獨不然其爲說曰儀註編
年各自爲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

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錄雜藝之前

按古者詩書禮樂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
六藝以爲經籍之首流傳至於後世雖有是四者
而俱不可言經矣故自唐有四庫之目而後世之
所謂書者入史門所謂詩者入集門獨禮樂則俱
以爲經於是以前歷代典章儀註等書廁之六典儀
禮之後歷代樂府教坊諸書廁之樂記司樂之後
猥雜殊甚陳氏之言善矣然樂者國家之大典古
人以與禮並稱而陳氏書錄則置之諸子之後而
儕之於技藝之間又太不倫矣雖後世之樂不可

以擬古然既以樂名書則非止於技藝之末而已
况先儒釋經之書其反理詭道為前賢所擯斥者
亦沿經之名得以入於經類豈後世之樂書盡不
足與言樂乎故今所叙錄雖不敢如前志相承以
之擬經而以與儀註識緯並列於經解之後史子
之前云

漢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

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隋志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

通計亡書合四十四部一百六十三卷

唐志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一百五十七卷

失姓名九家張文收以下

不著錄二十家共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四十五部四百九卷

吳兢通鑑樂部古蹟

宋兩朝志二十三部一百七十四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一十卷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七十一部六百五十五卷

琴瑟古

樂府雜錄一卷

蔡大英撰以來古樂部凡十卷又

崇文總目唐段安節撰其事蕪駁不倫

古樂鼂氏日記唐開國以來雅鄭之樂並其事始末

歷代樂儀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徐景安撰總序律呂起周漢訖

大於唐著唐樂章差為詳悉

大樂令壁記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劉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

三篇類

古樂府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吳兢撰釋古樂曲所以名篇之意

樂府解題 鼂氏曰兢纂采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凡十卷又於

宋中傳記及諸家文集中采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

宋四題云二十一卷

樂府解題 二十一卷

宋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樂府古題頗

同以江南曲為首其後所解差異

玉臺新錄十卷

鼂氏曰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

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采

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且為之

序

玉臺後集十卷

鼂氏曰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

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序謂名

登前集者今並不錄唯庾信徐陵仕周陳既為異

代理不可遺云

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
李康成所撰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
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爲十卷
與前集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尙
存其中多有佳句

樂府古今解題

崇文總目唐郝昂撰或云王昌齡撰未詳孰是舊云
古今樂府解題又云古題所載曲名與吳兢所撰樂
府解題頗異復有唐李百藥詞今定爲樂府古今解

題

聲律要訣十卷

崇文總目唐田琦撰推本律呂及制管定音之法文
雖近俗而於樂理尤詣焉

鼂氏曰唐上黨郡司馬田疇撰序謂一切樂器依
律呂之聲皆須本月真響若但執累黍之文則律
呂陰陽不復諧矣故據經史參校短長爲此書云

羯鼓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南卓撰羯鼓夷樂與都曇答鼓皆列於
九部至唐開元中始盛行於世卓所記多開元天寶

時曲云
陳氏曰卓唐為婺州刺史
琴操三卷

崇文總目晉廣陵相孔衍撰述詩曲之所從總五十九章

陳氏曰止一卷不著名氏中興書目云晉廣陵守孔衍以琴調周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題之意今周詩篇同而操引財二十一篇似非全書也

琴譜三均手訣

崇文總目宋謝莊撰叙唐虞至宋世善琴者姓名及古典名言琴通三均謂黃鍾中呂無射

琴經

陳氏曰托名諸葛亮淺俚之甚

琴手世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道士趙邢利撰記古琴指法為左右手圖二十一種

陳氏曰一名彈琴古手法

金風樂一卷

崇文總目唐元宗撰蓋琴曲名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十三

七

琴書三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詔趙惟棟撰略述琴製叙古諸典及善琴人姓名

陳氏曰惟棟稱前進士滁州全椒尉

琴譜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康士撰按康士作琴曲一百章譜十三卷宮調二十章商調十章角調五章徵調七章琴調五章黃鍾十章離憂七章沉湘七章側蜀七章縵角七章玉女五章其譜散亡今書舊目有琴調六卷琴譜一卷殘缺無首尾所裁乃楚角宮黃鍾側蜀琴

東調數篇餘皆亡

琴譜序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等撰康士字安道以善琴知名嘗操琴曲百篇譜十三卷進士姜阮皮日休皆爲序以

述其能康士譜今別行

琴調四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楚調五章黃鍾調二十章側蜀

瑟調皆一章

離騷譜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依離騷以次聲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十三

八

大唐正聲新批琴譜卷

崇文總目唐陳拙纂集琴家之說不專聲譜

廣陵止息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呂渭撰晉中散大夫嵇康作琴調廣陵散說者以魏氏散亡自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康避魏晉之禍託之於鬼神河東司戶參軍李良輔云袁孝已竊聽而寫其聲後絕其傳良輔傳之於洛陽僧思古傳於長安張老遂著此譜總三十三拍至渭又增爲三十六拍

東杓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李約撰約患琴家無角聲乃造東杓引七拍有麟聲釋聲以備五音

無射商九調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蕭愔撰愔因胡笳推無射商自創爲九調

琴雅略一卷

崇文總目唐殿中侍郎齊檣撰概言創制音器之略

琴聲律圖一卷

崇文總目唐恭陵署令王大刀承詔撰國琴制度以六十律旋宮之法次其上前序歷引諸家律呂相生

之術

琴德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因寺僧道英撰述吳蜀異音及辨析指

法道英與趙邢利同時蓋從邢利所授

沈氏琴書一卷

崇文總目沈氏撰不著名首載嵇中散四弄題趙師

法撰次有悲風三峽流泉淥水昭君下舞間弦并胡

笳四弄題盛通師撰蓋諸家曲譜沈氏集之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工部尚書李勉撰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待詔薛易簡撰衡州來陽尉

教坊記一卷

十鼉氏曰唐崔令欽撰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

八率鄙俗事非有益於正樂也

琵琶故事十卷

鼉氏曰未詳何人所纂

陳氏曰段安節撰

張淡正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茅仙逸人張淡正撰不詳何代人解琴指

法文縣目琴曲
琴譜五卷
崇文總目梁開平中王邈撰

小胡笳子十九拍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琴曲有大小胡笳大胡笳十

八拍沈遼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
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人所載乃小胡笳

阮咸譜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

琴雜說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蓋琴家雜集器圖聲訣之

略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蓋琴家雜集器圖聲訣之

琴調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無射商角諸譜皆亡其曲
名

琴譜四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四大曲一曰別鶴林其
三皆失其名而譜存今留以待知琴者

琴略一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十三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序有七例頗抄歷代善琴者各爲門類又載拍法及雜曲名琴音

琴式圖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琴制度爲圖雜載趙邢利指訣又有白雲先生三訣

陳氏曰三訣凡一卷稱天台白雲先生

三樂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商調三樂譜

琴譜纂要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圖琴制度及載古曲譜曲

名刺九日不映軒音凡十一曲精省獨出

琴書正聲九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游春綠水幽居坐愁思

琴秋思楚明光易水鳳歸林接輿白雲凡十數譜

琴譜三卷琴玉琴黃琴凡十餘卷十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錄琴譜大小數曲其前

詞一大曲亡其名舊本或云李翱用指法與諸琴法無

異而云翱者豈其所傳歟

阮咸調弄二卷管舞八卷凡雜割聖凡一齋譜一首不

詞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譜一卷

阮咸金羽調一卷 降聖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降聖引一篇譜一首不

詳何代之曲豈其祖傳歟

阮咸譜二十卷 阮咸曲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有宮商角徵無射宮無射

琴商金羽碧玉凄凉黃鍾調凡十篇總十二卷

琴義一卷 阮咸長水鳳麟林封與白雲凡十卷

陳氏曰稱野人劉籍撰集諸琴瑟水曲笛坐想思

琴曲詞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凡十一曲辭皆鄙俚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崇文總目周翰林學士竇儼撰顯德中儼奉詔集綴

其書博而無次古樂聲勢皆用之端士阮爲圖分

樂苑五卷 皇朝太常博士直史館宋濂撰受諸書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樂律聲器凡二十篇

周優人曲辭二卷 二十六篇

崇文總目周吏部侍郎趙士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

大夫劉濤司勳郎中馮古纂錄燕樂優人曲詞益以

景祐大樂圖二十卷 皇朝太常博士直史館宋濂撰

崇文總目皇朝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撰景

祐二年大樂署以律準考定雅樂獻之上召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問鍾律大要照請用黍尺求聲遂命照制新樂冠卿討論故事據經義多所損益以御制樂曲及鍾律議說制器之法與古今樂器圖象周之異爲書二百二十六篇上之

大樂圖義二卷 著撰人各五篇 樂器圖義二十篇

崇文總目皇朝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撰受詔考試太常樂工因集古樂鍾律器用之說上列爲圖從釋其義并今樂署闕典所當釐補者更爲雜論七篇奏大之五樂一百二十卷

皇祐樂記三卷 皇祐樂記奏篇一卷

鼂氏曰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玉朴樂太祖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樂律然猶未全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餘人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也

陳氏曰阮逸胡瑗撰凡十二篇首載詔旨次及律度量衡鐘磬鼓鼎鸞刀圖其形製刊校頒之天下虎邱寺有本當時所頒藏之名山者也其末志頒景祐降歲月實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余平生每見承平故物未嘗不

起敬因錄藏之字切依元本摹寫不少異未嘗不
景祐廣樂記 寶皇詔五季十二月二十一日用燕肅
陳氏曰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撰闕八卷景祐元
年判太常寺燕肅建言鍾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
更加者詳詔宋祁與集賢校理李照共領其事詔
言朴律太高比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大樂制管
鑄鐘并引校理聶冠卿爲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
樂書爲一代之典二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
不用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 皇祐樂府奏議一卷

陳氏曰胡瑗撰以火器
三聖樂書一卷

陳氏曰宋祁子京撰
補亡樂書三卷 大樂演義三卷

鼂氏曰皇朝房庶撰古律既亡後世議樂者縱黍
爲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爲有餘王朴是也橫黍爲
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爲不足胡瑗是也故庶欲造
以一千二百黍納之律管中黍盡乃得九十分爲
黃鍾之長其說大要以律生尺耳范蜀公本之以

製雅樂

石林葉氏曰元祐中昭陵命胡瑗阮逸更造新樂將成宋景文得蜀人房庶所作樂書補亡三卷上之以爲知樂庶自言嘗得古文漢書律歷志言其度起於黃鍾之長用子穀秬黍中者一黍字下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乃與下文之實字相接而人不悟故歷世皆以累黍爲尺當如漢志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中爲九十分以定黃鍾之長而加一分以爲尺則漢志所謂一爲一分者黃鍾九十分之一而非一黍之一也又言樂有五音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而亡本音尤非是范景

仁力主其說時方用累黍尺故庶但報聞罷崇寧中更定大晟樂始申景仁之說而增徵音然漢書卒未嘗補其脫字蓋不知庶之所自本也

陳氏曰庶說惟范鎮是之時胡瑗阮逸制樂已有定議遂格不行元豐四年庶子審權作演義以述父之意其後元祐初范蜀公自爲新樂奏之於朝樂書蓋用其說云

范蜀公樂書一卷

鼂氏曰景仁論樂宗房庶潛心四十餘年出私財鑄樂器元祐中上之

五音會元圖

鼂氏曰未知何人撰謂樂各有譜但取筆栗譜為
前圖以七音十二律使俗易見

樂書二百卷

陳氏曰祕書省正字三山陳暘撰建中靖國初進
之為禮書陳祥道其兄也其書雅俗胡部音器歌
舞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博則博矣未免於穢
蕪也暘紹聖初制科終禮部侍郎楊誠齋序曰其
書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下逮子史百氏
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

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
先王金鐘天球之音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後
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
焉

大晟樂書二十卷 雅樂圖譜

陳氏曰大中大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
士魏漢津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傳會身
為度之說炳為大司樂精為緣飾又有圖譜一卷

隆韶道百和集一卷

陳氏曰保義郎大晟府按協律姚公立撰以律呂

節氣陰陽為說凡四十九條

樂府詩集一百卷

鼂氏曰皇朝郭茂倩編次取古今樂府分十二門

郊廟歌辭十二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五橫吹曲

辭五相和歌辭十八清商曲辭八舞曲歌辭五琴

大具曲歌辭四雜曲歌辭十八近代曲辭四雜謠歌辭

七雜樂府詞十一通為百卷包括傳記辭曲略無

遺軼

琴笈十卷

鼂氏曰皇朝苟以道撰記造琴法彈琴訣并譜

琴史六卷

陳氏曰吳郡朱長文伯原撰唐虞以來迄本朝琴

中之人與事備矣示示家李唐繼其志以事坐只吸耳

製琴法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撰

大胡笳十九拍一卷

陳氏曰題隴西董庭蘭撰連劉商辭又云祝家聲

沈家譜不可曉也

琴譜八卷

陳氏曰鄞學魏邱舊書有之已卯分教傳錄亦益

以他所得譜
琴操譜十五卷
調譜四卷

陳氏曰參政歷陽張巖尙翁以善鼓琴聞一時余從其子似得此譜
琴譜十六卷

陳氏曰新昌石孝隆君大所錄

律呂新書二卷

中興藝文志曰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尺如房庶范鎮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說及我朝程子張子又主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以九分爲寸

朱子序曰南狩今六十年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吾友蔡君季通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損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

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數因亦可見至於先求
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
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
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
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
復定論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
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
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
得其旨意之彷彿季通亦許予能知己故屬以序
而不得辭焉

朱子語錄曰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暗說自
有按據

樂舞新書

中興藝文志吳仁傑撰論關雎者二論風雅頌者九
論笙鏞雅頌者二論大雅小雅者一論二南者二論
雅者九凡二十五篇

樂義禮書

樂義禮書

樂義禮書

樂義禮書

樂義禮書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六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七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八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九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

隋經籍志儀注之興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

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

止威儀之數唐虞以上分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

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

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

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

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闕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於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指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存者以為儀注篇

漢志四家一百一十五卷

隋志五十九部一千二十九卷

通計亡書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唐志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

知姓名三十二家實

維洗金以下不著錄四十九家八百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三十一部一百二十九卷

百餘人編纂裡小

宋兩朝志二部四百二十九卷

籍人又士古

宋四朝志五十五部三千七百七十三卷

映與晉禮

宋中興志七十九家九十四部一千六百七卷

對宋古

宋志又十部三百八十三卷元入禮門今釐入儀注門

宋志諡志十二家一百七十四卷

易章引於中世類

本按諡者國家送終之大典今歷代史志俱以諡法

入經解門則倫類失當今除周公諡法春秋諡法

二項入禮門而歷代之諡法則俱附於儀注之後

庶以類相從云云外之篇也與州外之篇
叔孫通朝儀門限命夫當今制周公篇也春林篇也

本傳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

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欲爭功醉或

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

不可與守成臣請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

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

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為與其弟子百餘人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習之月

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

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

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行之

夫先公曰按史言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少所改變

其書後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臣民

莫有見者夫天高地下而禮制行矣豈專為尊君

抑臣哉叔孫之制禮也不過度帝所能為高帝之

觀之也不過曰吾今知皇帝之貴而已夫豈知其

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書之錄也與律令同

其藏也在理官然則非禮也刑禁之書而已

曹褒漢禮宗章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十四

本傳肅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禮樂褒乃上疏請著成
漢禮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
不可許帝知羣僚拘牽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
定乃下詔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
觀省有知說者各盡所能褒乃復上疏具陳禮樂之
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元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
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
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
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召
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

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便
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旣受命乃次序禮
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
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
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
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卽位褒乃爲作章句帝
遂以新禮二篇冠後太尉張酺等奏褒擅制漢禮破
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致堂胡氏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
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

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
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
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
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
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
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
入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
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
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
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

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
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
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按三代之禮亡於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
叔孫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識
緯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於
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說未備鄭康成於三
書皆有註後世之所欲明禮者每稽之鄭註以求
經之意而鄭註則亦多雜識緯及秦漢之禮以爲
說則亦必本於通褒之書矣此三書者漢隋唐三

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久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也故摭二傳中所言之家著述之旨以爲儀注之首

漢舊儀四卷

衛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獨斷二卷

鼂氏曰漢左中郎將蔡邕纂雜記自古國家制度

及漢朝故事王莽無髮蓋見於此公武得孫蜀州

道夫本乃閣下所藏

陳氏曰言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

開元及前代禮樂舒台二郡皆有刊本向在莆田嘗錄

李氏本大略與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錯互因並

見之

江都集禮一百四卷

崇文總目隋諸儒撰初煬帝以晉王爲揚州總管鎮

江都令諸儒集周漢以來禮制因襲下逮江左先儒

論議命潘徽爲之序凡一百五十卷今亡闕僅存一

百四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陳氏曰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邱等撰唐初有

貞觀顯慶禮儀注不同而顯慶又出於許敬宗希
開元昔傳會不足施用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函請
百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爲禮記不可改
備易宜折衷貞觀顯慶以爲唐禮乃詔徐堅李銳施
敬本撰述蕭嵩王仲邱繼之書成唐五禮之文始
崇備於是遂以設科取士新史禮樂志大略采摭著
出於篇然唐初已降凶禮於五禮之末至顯慶遂削
去國恤一篇則敬宗諂諛惡鄙陋亡稽卒不正
也九本大綱與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對散正因並
開元禮百問二篇皆合二源皆自氏本同并蕭田嘗論

陳氏曰不著名氏以古今異制設爲問答凡百條
開元禮義鑑一百卷

崇文總目唐蕭嵩撰既定開元禮又以禮家名物繁
夥更取歷代沿革隨文釋義與禮並行謂開書曰一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開元已有義鑑申衍其
說今此又網羅其遺墜云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工補疏證而圖其壘壘初料之氣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禮繁重故彙其名物

大粗爲申釋十卷

大唐郊祀錄十卷

崇陳氏曰唐太常禮院修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
開示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
錄貞元中上之其數類云

禮閣新儀三十卷

崇陳氏曰唐太常修撰韋公肅撰錄開元以後禮文
課損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爲目錄按館閣書目云
崇卷數雖存而書不全又復差互重出今本不爾但
目錄稍誤百卷

南豐曾氏序曰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

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
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及祕閣及臣
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入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
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
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
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
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
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
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
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

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
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
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
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
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
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
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
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
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
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

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
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
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
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禁
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
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
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
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
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衣薪爲不可
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以旣病者不可

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
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
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
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
何必無特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
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
制作之方也故元罇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
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
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
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

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
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
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
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
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
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
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
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
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
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

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
愛其禮之存况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
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續曲臺禮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博士太原王彥威撰元和十三年
嘗獻曲臺新禮三十卷至長慶中又自元和之末
次第編錄下及公卿士庶婚姻喪祭之禮并目錄
爲三十卷通前爲六十一卷按此惟續書而亦無
目錄前書則未之見也館閣書目亦無之文宗朝
彥威仕爲尚書節度使

五禮精義十卷

崇文總目唐太常博士韋彤撰首載唐禮叅引古義
申釋其文

服飾圖三卷

鼂氏曰唐李德裕編共五十五事

咸鎬故事一卷

鼂氏曰唐韋慎微撰纂長安自元日至除夜朝廷

慶賀事

崇豐二陵集禮

太常丞裴瑾封叔撰柳子厚序畧曰自開元制禮

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無所執世之不

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

山陵皆摭拾殘闕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

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

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天下

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

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祕器

象物之宜攢與敢同徒九切殯也祕器外之則復

土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謂穿

也謂開土地為冢壙又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

以受方國方一作萬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

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晏本作具包并總統千載之

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

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

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所刊定及奏復於上

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

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同李執

五服志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江都開元二禮參引先

與儒所論輕重之制蓋唐人所編次云

喪服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開寶通禮二百卷

龜氏曰皇朝劉溫叟等撰開寶中詔溫叟同李昉
盧多遜扈蒙楊昭儉賈黃中和峴陳諤損益開元
禮爲之附益以國朝新制
朱子語錄曰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
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
川者只開元禮內有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
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方得禮官用此等人爲之

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
甚人皆可做某嘗聞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
亦當有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學士盧多遜等撰多遜既定新
禮復因開元禮義鑑增益爲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上之詔與通禮並行

太常新禮四十卷

陳氏曰提舉編修賈昌朝子明等上景祐四年同
知太常禮院浦城吳育春卿言本院所藏禮文故

事未經刊修請擇官參定至慶歷四年始成凡通
禮所存悉仍其舊裒其異者列之爲一百二十篇
太常編修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
七孫瑜余靖刁約

太常因革禮八
崇陳氏曰皇朝姚闢蘇洵撰嘉祐中歐陽修言禮書
開寶文書放軼請禮官編修六年用張洄奏以命闢洵
至治平二年乃成詔賜以名李清臣云開寶已修
輯三禮書推其要歸嘉祐尤悉然繁簡失中訛闕
不補豈有拘而不得騁乎何植釀之甚也不問是

亦公鴈湖李氏跋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

禮著書者僅存其大槩或闕其彌文經禮粗詳曲
禮盡廢以故往往不可復考嘉祐獨於損益去取
同異之際莫不咸在時知制誥張環奏以爲國朝
禮不合古制欲命大臣與禮官釐正紬繹然後傳
世斷之永久蘇先生爭之以爲今亦編集故事使後世
毋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遇事
而載之不擇善惡是記事之體也蓋其凡例條目
之定論若此而昧者顧謂繁簡失中以植釀目之
抑未之思歟其書以開寶通禮爲本而以儀注例

冊附見之且參以實錄封禪記鹵簿記大樂記及他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謂其事業不得舉而措之於天亦獨新禮百篇全為太常施用者此也之其非曰歸為典甄淑與數而行之也封禪記五十卷武主華文以為今亦歸集姑專對世鼂氏曰皇朝不謂等撰大中祥符元年詔謂與李宗諤陳彭年以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鴟吻之上迄十月泰山修封事迹儀注詔誥編次成書上之御製序冠之於首聖顯朕躬曲祀汾陰記五卷古香盤盤三百曲盤三千自對世以

鼂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三年八月降祀汾陰御札至明年春禮成四年詔謂與陳彭年編次事迹儀注踰二年成書上之亦與古吉凶書儀二卷事儀禮聖而謂冬至及臘並禁國王天聖鹵簿記十卷卷要二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常山宋綬公垂撰始太祖朝鹵簿以繡易畫號繡衣鹵簿真宗時王欽若為記二卷關於繪事弗可詳識綬與馮元孫爽受詔質正

古義傳以新制車騎人物器服之品皆繪其首者
名同飾異亦別出焉天聖六年十一月上之其考
訂援證詳洽可稽

大饗明堂記三十卷 紀要二卷

陳氏曰宰相河汾文彥博寬夫等撰國朝開初以
來三歲親郊未嘗躬行大享之禮皇祐二年詔以
吉凶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而罷冬至郊祀直龍圖王
洙言國家每歲大享止於南郊寓祭不合典禮古
者明堂宗廟路寢同制今大慶殿卽路寢也九月
親祀當於大慶殿行禮詔用其言禮成命彥博及

次相宋庠參預高若訥編修爲記上親製序文已
而彥博以簡牘繁多別爲記要首載聖訓欲以太
慶爲明堂禮官之議適與聖意合云

元豐郊廟禮文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楊完撰元豐初以郊廟禮文訛舛詔
陳襄李清臣王存黃履何洵直孫諤楊完就太常
寺檢討歷代沿革以詔考其得失又命陸佃張璪
趙鼎詳定後以前後嘗進禮文獨令完編類五年成書
奏御其書雖援據廣博而雜出衆手前後屢見繁

園門猥爲甚云卷

閣門儀制十三卷

陳氏曰學士李淑等修定皆朝廷禮式也與景繁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文目錄五卷慶正平如書陳氏曰議禮局官知樞密院鄭居中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強淵明等撰首卷祐陵御製序文次九卷御筆指揮次十卷御製冠禮餘二百二十示豐卷局官所修也

石林葉氏曰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初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爲開寶通禮二百卷又

隋書義纂二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

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闡蘇洵掌其事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如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沿革爲三門爲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朱子語錄曰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如麻襲隋舊爲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畧

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元禮以武官財益流畧
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分門實錄之本開元而取賦精
陳氏曰紹興中有范其姓者為湖北漕取品官士
庶冠昏喪祭為一編刻板學宮不著名以武昌志
考之為漕者有范正國范寅秩不知其為誰也
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分門實錄之本開元而取賦精
陳氏曰紹興中南康黃灝商伯為禮官請於政和
五禮內掇取品官庶人禮摹印頒之郡縣從之其
實即前十五卷書也賦太常賦詩賦詩賦詩賦詩
訓俗書一卷分門實錄之本開元而取賦精

陳氏曰許洞天撰述廟祭冠笄之禮而拜掃附於
末謝絳希深王舉正皆有序跋淳化二年進士希
深之舅也分門實錄之本開元而取賦精

孟氏家祭禮一卷疑曰古書對敬斷奇文坐習之無禮
陳氏曰唐侍御史平昌孟詵撰曰正祭節祠薦新
義例凡四卷分門實錄之本開元而取賦精

徐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左金吾衛倉曹參軍徐潤撰

鄭氏祠饗禮一卷疑曰古書對敬斷奇文坐習之無禮

陳氏曰唐侍御史鄭正則撰

范氏寢堂時饗禮一卷

陳氏曰唐涇縣尉南陽范傅式殿中侍御史傅正

修定曰唐武金吾衛會曹參軍

賈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武功縣尉賈頊撰

劉岳書儀曰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

孟月歐陽氏歸田錄曰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

父母爲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

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

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

文禮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

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

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

粗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垂繆可爲大笑者坐鞍

一事耳

新定寢祀禮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中興館閣書目有此書云前後

有序題太常博士陳致雍撰集今此本亦前後有

序意其是也致雍晉江人及仕本朝

中意其最出廷乘晉山人必於本博
百京獻太常軒士刺廷乘對集今此本亦前對百
刺刃日不映軒香中興讀閣書日百也書二而對
樣式察脈斷一卷
一事耳

賦畧不暇不書源中轉夫乘變百為大美香坐選
書對十日烈其十八其一二對百世香皆其商
國小或為對世去矣然而對世不指百之今世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七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八

鄱陽 馬 各端 臨 貴 與 著

經籍考十五

經 儀注 諡法 識緯

孫氏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檢校左散騎常侍孫日用撰周顯德中博
士後仕本朝開寶時作此書

杜氏四時祭享禮十卷

陳氏曰丞相山陰杜衍世昌撰

韓氏古今家祭式一卷

陳氏曰司徒兼侍中相臺韓琦稚圭撰

橫渠張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張載子厚撰末有呂大鈞和叔說數條附焉

朱氏語錄曰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

伊川程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程頤正叔撰首載作主式

伊洛禮書補亡 伊洛遺禮

龍川陳氏序曰吾友陳君舉爲余言薛季宣士隆

嘗從袁道潔游道潔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
蓋公不及授士隆而死今不知其書在何許伊川嘗言
舊修六典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
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
亡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
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爲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
呂氏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尚可訪也

又曰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禮僅存其一
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之未有可以
義起也補亡所集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

所參定者尚可考而闕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爲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義之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潘氏家祭禮一卷如潘其書尚何指也

陳氏曰丞相京兆呂大防微仲正字大臨與叔撰朱子語錄曰與叔集諸家禮補儀以儀禮爲骨范氏家祭禮一卷書矣儀禮之說蘇氏長其書之辨

陳氏曰范祖禹淳甫撰禮記集說今更一二半四溫公書儀一卷劉而取今不取其書亦指其書言

陳氏曰司馬光撰前文卷爲表章書啟式餘則冠

婚喪祭之禮詳焉此其大者也

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晦庵先生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溫公本諸儀禮最爲適古今之宜

先公曰溫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禮婦見舅姑條下註若舅姑已歿則有三月廟見之禮此儀禮說也儀禮凡單言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廢

此於禮為稍畧而朱文公遂以為惑於陳緘子先
配後祖之說故以婦入拜祖先為未然此禮當考
按緘子所譏自謂鄭忽當迎婦時不先告廟註家
引公子國告莊共之廟而後行為證即非婦入門
時喪禮卒哭而祔亦儀禮說也儀禮三虞明日以
其班祔公直用之此於禮為大遽檀弓明言殷練
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公於註
文但畧言而不詳述蓋練而祔公所不敢故耳大
槩溫公誠篤之學嘗答許奉世秀才書云自幼誦
諸經讀註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
目前可用者從之此其大指也

居家雜禮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

呂氏鄉約一卷

陳氏曰呂大鈞和叔撰

高氏送終禮一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高閑抑撰

四家禮範五卷

陳氏曰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

安劉珙刻於金陵

古今家祭禮二十卷

古今陳氏曰朱熹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金刻

朱文公家禮朱熹集通典會要所載朱子自序曰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高且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

李氏曰先生居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蓋自始死以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成一編命曰家禮旣成爲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爲學者道之楊氏曰愚按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家冠婚喪祭多所遵用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生未嘗再加審訂則世或未之知也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踈畧

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旣亡至先生旣沒而後出先生不及再修爲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闕典愚嘗與朋友讀而病之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婚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儀者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

後不祭之類是也有超然獨得於心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默與鄭註本義契合若深衣之續衽鉤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於後來之考訂議論者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訂庶幾粗有以見先生之意云

十書類編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十書者管氏弟子職曹昭女誠韓氏家祭式司馬温公居家雜儀呂氏鄉禮范氏義莊規高氏送終禮高登修學門庭朱氏重

定鄉約社倉約束也雖不專爲禮而禮居多故附
之於此凡宗祭定何無爲公器定雜謝呂九禮
廟議荆卷曰不賦河入泚渠十書咨管九策
十書陳氏曰吏部侍郎趙粹中撰進專爲太祖未正東
鄉之位乃哀董弁王普趙漢首議與一時討論本
末上之時淳熙中也翁之下以書賦文共賦詩
奉常雜錄一卷論樂章一卷報館歌入又外之賦長也
陳氏曰無名氏雜錄禮寺牲牢樂舞祝祠其樂章
則祠祭見行用者皆本樂與合書將文之辭而餘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

宣味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汝南袁郊之儀撰郊宰相滋
之子唐志作一卷

古今服飾儀一卷

陳氏曰題蜀人樊建紹癸丙序

考古圖十卷

鼂氏曰皇朝呂大臨與叔哀諸家所藏三代秦漢

尊彝鼎敦之屬繪之於幅而辨論形制文字

陳氏曰其書作於元祐七年所紀自御府之外凡

三十六家所藏古器物皆圖而錄之

博古圖說十一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十五

七

新古陳氏曰祕書郎昭武黃伯思長睿撰有序凡諸器五十九品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李丞相伯紀爲長睿志墓言所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悉載博古圖說考之固多出於伯思亦有不盡然者又其名物亦頗不同錢鑑二書古品至多此所載二錢二鑑而已博古不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夥蓋長睿沒於政和八年其後修博古古今圖頗采用之而亦有刪改云爾其書大抵好博會古今名字說已見前

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楚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欵識增多於呂氏考古十倍矣

陳氏曰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製而記名物錄其欵識品有總說以舉其凡而物物考訂則其目詳焉然亦不無牽合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匱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於此父癸匱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爲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

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千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且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匱之銘曰仲姑義母作則爲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偪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母哉旣言仲姑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

鑿鼎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卽真位遂以其日爲始建國元年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爲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潛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潛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潛王時從親乎且潛王在齊諸王中最爲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

也漢梁山銷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爲之說曰梁山
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爲國之富
則銅有自來矣夫卽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
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
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又曰博古圖近復盡觀之
其謬妄不可殫舉政宣間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
得讀史春秋三傳真東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爲乖
盾然至以周吁爲衛大夫高克爲衛文公將是此
書局學士亦不曾讀毛詩矣可笑也五氏書當是
鍾鼎欵識四未卷五氏癸酉跋曰博古圖爲二篇曰黃

歸古鼂氏曰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博古圖之類然尤爲
詳備

按考古圖諸書鼂氏以入小學門陳氏以入書目
公門皆失其倫類旣所考者古之禮器則禮文之事
也故釐入儀注門

中興禮書

中興藝文志中興禮書者淳熙中禮部太常寺編次
中興以來所行之禮也其間如內禪慶壽之類亘古
所無可謂盛矣

右儀注

諡別十卷

崇文總目宋沈約撰上采周秦下至晉宋君臣諡號
而以周公諡法爲本云其間以內諡遺事之類可

諡法四卷

崇文總目梁賀琛撰初約本周公之諡法至琛又分
君臣美惡婦人之諡各以其類標其目曰舊諡者周
公之諡法曰廣諡者約所撰也曰新諡者琛所增也
鼂氏曰約撰凡七百九十四條琛又加婦人諡二
百三十八條

續古今諡法十四卷

崇文總目唐戶部郎中王彥威撰因舊諡品援集故
事依沈約諡例記梁已來至唐得諡官稱姓名又以
單複諡爲別

嘉祐諡法三卷

鼂氏曰皇朝蘇洵明允撰洵嘉祐中被詔編定周
公春秋廣諡沈約賀琛扈蒙六家諡法於是講求
六家外採今文尚書汲冢師春蔡邕獨斷凡古人
論諡之書收其所長加以新意得一百六十八諡
芟去者百九十有八又爲論四篇以叙去取之意

六家諡法

陳氏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周沆等編六家者周公春秋廣諡沈約賀琛扈蒙也今按周公卽汲冢書之諡法解春秋卽杜預釋例所載也廣諡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扈蒙書一卷皆祖述古法而增廣之琛字國寶山陰人梁尚書左丞蒙字日用幽州人國初翰林學士此書嘉祐末編集英宗初始上

鴈湖李氏跋六家諡法二十卷嘉祐中范忠文與老蘇公及姚闢等所修六年十月始奉詔刊定八年上之蘇公之意有所未盡又別爲諡法三卷諡

錄三十五卷於是古今諡法始粲然大備諡者行

之表所以成德蓋考名易行使旣沒之後是非較

然先王所以深勸沮所從來遠矣後世循私之習

勝士一登大官身顯不問賢否例得美諡褒貶至

是幾廢猶賴學士大夫時起爭之公之此書雖格

於一時異議卒不果行而著書之意爛如日星固

不害其傳百代之明法也惜諡錄之書今獨皇朝

者存而所次歷代十五卷俄空焉六家之得失公

辨正旣無遺矣然某嘗考之名周公者卽汲冢周

書諡法篇名春秋者卽杜預釋例諡法篇唐及國

史藝文志皆不載近世學者就二書中採出公固以疑其非古然猶未明其爲汲冢書與釋例故并及之西漢末祖升十氏卷其聖西六家之爲火及集諡總錄一卷百外之四志也書篇卷之百全諡鼂氏曰皇朝孫緯撰凡一卷春明退朝錄嘗集類國朝諡幾二百人緯任宗正寺丞日因宋氏之舊纂元豐以後遂得三百餘人自宗室宰相以下分爲九等其序畧云有爵位已高當得諡而未聞者若范質呂餘慶韓崇訓王博文姜遵王沔是也政和修定諡法卷式最古今諡法

陳氏曰禮制局詳議官蔡攸等承旨脩定全書八十卷大率祖六家之舊爲沿革統論一卷參照二卷十六卷看詳二十五卷增立十卷合而爲詳定六卷今惟脩定六卷存而以沿革繫之篇首按館閣書目亦闕參照二十六卷西國入高宗書六篇鄭氏諡法三卷世世不詳詳同其書必立諡又

王陳氏曰鄭樵撰上卷序五篇中卷諡三等下卷後論四篇世世不詳詳同其書必立諡又右諡法世世不詳詳同其書必立諡又隋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

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證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必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爲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書緯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歷樞含神

霧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郝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郝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元並爲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祆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人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

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

靈曜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徽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夫子樂大儒如鄭元專以讖言經何休

又不足言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
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實出
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寢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
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
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偽妄矣
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况其殘闕不
完於偽之中又有偽者乎始存之以備凡自云爾
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
論語摘輔象撰考識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
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

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漢人指緯書四車
是漢致堂胡氏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
宋中世得三十五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
宋三冊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寢
愈志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
謂志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
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
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邪
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
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神幽明之故非知道

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識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隋志十三部合九十二卷 通計亡書合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

唐志二家九部八十四卷

宋三朝志四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三家五部十二卷

易乾鑿度二卷

鼂氏曰右舊題蒼頡修古籀文鄭氏註按唐四庫

書目有鄭元註詩書緯及有宋均註易緯而無此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昔通儒謂緯書偽起哀平光武旣以讖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衆鄭元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歷代革命之際莫不引讖爲符瑞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苻堅之後其學殆絕使其尙存猶不足信况此又非其真也

坤鑿度二卷

鼂氏曰題曰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按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

目始載焉當是國朝人依託爲之
周易緯稽覽圖二卷 是類謀一卷 辨終備一卷 隋
乾元序制記一卷 坤靈圖一卷 通卦驗二卷

鼂氏曰漢鄭元註按隋志有鄭氏註易緯八卷唐
志有宋均註易緯九卷李氏本註與隋志同卷數
與唐志同家本蓋出李氏獨不載乾鑿度二卷而
有乾元序制一卷按後漢註七緯名亦無乾元序
制

陳氏曰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
士所附益也按七緯之名無乾元序制

易稽覽圖三卷

陳氏曰與上易緯前三卷相出入而詳備不同

乾坤鑿二卷

陳氏曰一作坤鑿度題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籀
蒼頡修鼂氏讀書志云崇文總目無之至元祐田
氏書目始載當是國朝人依託爲之

禮含文嘉

宋兩朝藝文志舊有讖緯七經雜解今緯書存者獨
易而含文嘉乃後人著爲占候兵家之說與諸書所
引禮緯乖異不合故以易緯附經移含文嘉於五行

右識緯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八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九

鄱陽馬晉端臨古貴文與奉印著書

經籍考十六

學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聖人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

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

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庭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

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曰保氏地

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

曰象形謂或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
事也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意即會意

也謂比類合誼以見指搗武信是也象聲卽形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命漢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

興蕭何草律師古曰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

誡書九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

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臣贊曰史書今之太史也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

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

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

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

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

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爲字故孔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文字有疑則當問而說孔子

自言我初涉學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改作也蓋傷其寢不正史籀篇者

周之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

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

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

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

造隸書矣起於官職多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讀曰趣謂趨向之也

易音弋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

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

頡篇師古曰并合也總合以為蒼頡篇也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

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

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

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

令詵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

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

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凡人

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

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

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古文

隋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

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

有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

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

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

自蒼頡訖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

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

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

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

及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

書繆篆蟲鳥并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草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數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

宋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宋於鄴都行至洛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宋三朝藝文志曰漢志六藝以爾雅附孝經六書爲小學隋沿其制唐錄有詁訓小學二類爾雅爲詁訓偏傍音韻雜字爲小學今合爲一自齊梁之後音韻

之學始盛顧野王玉篇陸法言切韻尤行於世

漢志十家三十五篇

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漢志爾雅以下四部二十六篇漢志元附孝經今釐入

小學

隋志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

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

唐志六十九家一百八部七百二十一卷

失姓名二十三家徐浩以

下不著錄二十三家二千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

十三卷

爾雅三卷

鼂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

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注文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

體製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

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

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

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

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

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目置於小學之首陳氏曰晉弘農太守河東郭璞景純注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二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劉歆樊光李巡

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陸氏曰爾雅不歸朱子語錄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註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考

爾雅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

爾雅音訓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爲尚狹頗增益之

爾雅疏十卷

鼂氏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
杜鎬等別著此書

崇陳氏曰邢昺撰其叙云爲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
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
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奉勅校定
以景純爲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止齋陳氏跋爾雅疏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
也漢興除秦之禁常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
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類
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

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
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
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學
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
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
鼠豹不識螿蟻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
嘆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
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爲推官繕補之始
頗可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
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

名善珍

爾雅音略三卷

鼂氏曰偽蜀毋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乃釋其文義最明者爲定

小爾雅一卷

鼂氏曰孔子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卽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

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二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爾雅新義二十卷

陳氏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爲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跋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牛二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書云玩物喪志斯其爲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適刻於嚴州爲二十卷

注爾雅三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十六

陳氏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先蓋馮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爲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爲經意此其爲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博雅十卷

鼂氏曰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爲書名

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爲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陳氏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

蜀爾雅三卷

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邕鄆云唐李商隱採蜀語爲之當必有據

埤雅

鼃氏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文字賾凡四書見說志今耳人亦陳氏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爲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永裕上賓不及再上旣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急就章一卷

鼃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爲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於世

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方言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揚雄子雲撰晉郭璞注今世所傳文或謬缺與先儒所引時有差云

鼃氏曰雄齋素油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題其

首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予傳本於蜀
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
宗存之然監本以秋佳爲秋侯以夏爲更引傳糊其
口於四方作糊予口未必盡得也

陳氏曰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
詳著書本末其略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
會者常抱三寸弱翰齎素油四尺以問其異語歸
卽以鉛摘次之於槩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
常懷鉛題集從諸記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
所云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所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絕
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
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
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
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
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
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
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

釋名八卷

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陳氏曰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

各有類義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卽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

說文解字三十卷

鼂氏曰漢許慎纂李陽冰刊定僞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排斥許氏爲臆說未有新定字義二條其音切

則以唐孫恂韻爲定

容齋洪氏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輩

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

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

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爲草木麗乎地

服牛乘馬爲輸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爲若夕寅其

文蔚也爲斐也乘馬班如爲驢如天地網緼爲天

地壹壺所引書帝乃矧落爲勛乃矧窳三苗爲窳

塞也音倅三苗又闐圜升雲牛有半無獮有爪而不敢

以擻及以相陵懷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

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爲既禡既禡新臺有泚爲

有玼焉得諼草爲安得蕙草論語荷蕢爲荷曳褻

裘爲蛄衣又有跂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爲

諛諛接浙爲澆浙澆其兩反乾瀆采也左傳左涼爲牝涼芟

夷爲粔音發夷國語觥飯不及壺殮爲佻飯不及一

食如此者甚多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冰爲滑州節度使李勉

篆新驛記賈耽鎮滑州見陽冰書歎其精絕因命陽

冰姪騰集許慎說文目錄五百餘字刊於石以爲世

法云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崇鼉氏曰高唐徐鍇撰鍇以許慎學絕取其字分譜
編之四聲殊便檢閱然不具載其解為可恨頗有意再
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鍇楚金撰為通釋三
十篇部叙二篇通論三篇祛要類聚鍇綜疑義系
述各一篇鍇至集賢學士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
而卒鍇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故

名出鍇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

巽岩李氏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

叔重始為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

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

叔重子冲乃且以獻晉東萊愷令呂忱繼作字林

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叙初無移徙

忱書甚簡顧為他說採亂且傳寫訛脫學者鮮通

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氏始

古文籀文疑是呂忱始增

入今或以附見說文或在陽冰以前若說文元自
有此則林罕不應謂忱補許氏遺闕也戎字當時
增入上字則說文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
元自有矣更詳之

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叙既有所
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
強復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強
所修也叔重專爲策學而野王雜於隸書用世既
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
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大歷間李陽
冰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說文仍祖叔
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
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
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

熙三年錯兄鉉初承詔與何中正葛湍王惟恭等
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
同源果無異派歟錯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奧密
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
省功倍又爲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
並今韻譜或刻諸學宮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
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
蓋嘗謂小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爲宗
而鉉錯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
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爲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似

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閱然局以四聲則偏旁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卽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邱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卽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

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爲類篇卽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讎宿遷又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於學宮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儀鳳後郭知元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爲謬略復加刊正別爲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

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不如集韻之最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叙或與廣韻不同錯修韻譜尚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爲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爲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礪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趣姿媚耳

偏旁橫豎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嗜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是夫國家旣不以此試士爲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

習此故先爲此五音韻譜且叙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某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
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編所次五音先
後作五音譜其部叙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
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
部叙固不暇存既不存當時部叙則於偏旁一切
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
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寶元所以旣修
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
韻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

難果非所患故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叙
舊次其偏旁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
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粲然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
字畢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愧楚金
兄弟之言矣書旣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
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
相與考評精物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及歸
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俊才不復肯以小學
爲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
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爲古文奇字聲溢東南

凡江浙偏旁與其他金石刻多仲房筆其乘暇則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徐之試爲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某曰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爲本則所謂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叙亦何可獨異蓋卽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旁各以形相從悉依類篇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譜於檢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重部叙耳某曰叔重部叙舊次起一終亥世

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自別行兩不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仲房鏤板流布嗟夫小學放絕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記矣繇崇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競明叔而仲房最所善者獨張謂某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古編其筆法實繼斯冰其辯形聲分點畫剖判真僞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今其書具在明何敢望邪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

五十餘矣晚又棄家爲黃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胃懷本趨遂并復古編重刊刻云

又曰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今編旣改部叙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

曉三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轍令呂忱撰太一山僧雲勝註按隋唐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畧者凡五篇然雜揉錯亂未必完書也

巽岩李氏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誤今五卷具在此說文部叙初無欠闕不應五卷外更有兩卷崇文及邯鄲總目並無忱書余獨得之豫章但恨轉寫脫誤且他說雜揉其間非復忱書舊本也忱所

增古文籀文今說文多已附見疑後人因枕書悉收繫許氏若許氏先自有之枕又何補焉隋氏又載宋揚州督護吳恭字林音義五卷枕書今間有音獨無吳恭姓名仍無卷標署隋篇次第篇首又題太一山僧雲勝註亦不知雲勝者何許人枕書要爲可惜除古文籀文已附見說文外他字亦多收繫類篇尚有未收繫者故枕本書不可遽使散落須求善本校正之

玉篇三十卷

鼂氏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嘗增字僧神珙反

紆圓附於後

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漢反切音未備但云讀如某某反切皆後人所加多踈樸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音矣其文字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舛訛世人以篆體難通今文易曉故說文遂罕習要當尋其本原也

像文玉篇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釋慧力撰據野王之書裒益衆說皆標文示象

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總目道士趙利正撰刪略野王之說以解字文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勘吳銳直賢院邱雍等重加刊定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正時俗文字之謬援諸書爲据凡三十五目

廣韻五卷

鼂氏曰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二

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愐三序

陳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爲撰集長孫納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

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中

興書目云不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皇朝

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真宗令陳彭年邱雍等

因陸法言韻就爲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

牒以太宋重修廣韻爲名然則卽彭年等所修也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

領字訓皆本說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
引他書爲解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比舊增二
萬七千三百三十一重韻爲合然俱唱道中
名苑因劉去言贈旅爲氏益今世書首肄景
丞相溫文正公司馬光撰自序竊以爲備萬物之
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
以集韻本爲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
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辯其理次以經
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爲時
遷物變者亦畧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

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慷慨君子
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
樂善惡真僞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類篇四十九卷

鼂氏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
司馬光始奏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
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爲本
陳氏曰丁度等旣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旣多與顧

野王玉篇才相參協乞委修韻官別爲類篇與集韻並行自寶元迄治平及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熙寧中頒行凡十五篇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爲本而例有九云韻篇頴濱蘇氏序曰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

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書成以其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爲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此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爲政登龜取龜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爲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爲類篇以說文爲本而其例有八一

曰孛規同部而訥尙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草套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氛古氣類也而今附兩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禿之附天至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爲玉朋之爲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皀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

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八十九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十七

經小學

禮部韻畧五卷

鼂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載加詳定

陳氏曰雍熙中殿中丞邱雍景德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祐制誥丁度重修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其曰畧者舉子詩賦所常用蓋字書聲韻之畧也

千祿字書一卷

鼂氏曰唐顏元孫撰以經史所用爲正世所行爲俗二者之間爲通凡三體

林氏小說三卷

鼂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傍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陞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堆從止從帚以堆爲聲罕云從追於聲爲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後叩從獄省罕乃云象犬嗥此怪也

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六千四百三十
復古編二卷

鼂氏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水前後各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摠毋魏國夫人墓道碑有書之魏字從山

據以爲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爲魏不從山者爲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文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據不能強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齋爲之序且對以古文四聲五卷

鼂氏曰皇朝夏竦撰博採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龍龕手鏡三卷

鼂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一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八百餘字僧智光爲之序後題云

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邪律隆緒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此書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英公字源一卷

鼂氏曰皇朝釋夢英撰夢英通篆籀之學書偏傍五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日錄妄有更改又集

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徧傍少晶心至龜
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英
因此書正之柴禹錫爲立石
此書正之柴禹錫爲立石
釋鑿聿韻總五篇

洛陽僧鑿聿撰歐公序畧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
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爲學
儒者之所用也其爲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
音嚮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
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
者莫肯捨其所專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

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
洛僧鑿聿爲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
聲考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
可謂入於忽微櫛一有之於髮績者字之於髮績一有之於絲雖

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
於易能知大衍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
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
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
百有一有而正焉鑿此一無聿之書韻一作非獨有取於吾

字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說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採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王氏自序曰文者竒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伏羲八卦文玉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

王云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而許脊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脊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爲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

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畧別之以爲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遽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况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析爲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閔然起而交詆誠不爲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王元澤爾雅

王雱撰項平去用跋予讀王元澤爾雅爲之永歎曰嗚呼以王氏父子之學之苦卽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屬辭也精以此名心歸家自足垂世視揚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字備已疎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復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羣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蹙吾國而覆之其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祇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書且父子實爲之津梁可不痛哉

唐氏字說解爲百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唐耜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衆耜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一時稱之耜知邛州日奏御世之書所以教吾國而國之字說偏旁音釋十卷總字說疊解備檢一卷以郊畤合鼂氏曰不著撰人名氏三王餘賄味而留高昌眼切韻指元論三卷斯四聲等第圖一卷至多級而必爲鼂氏曰皇朝王宗道撰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

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爲文章至於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本朝歐蘇凡五十種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其爲書詳且博矣又

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大歸亦如此以愚考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有不得盡合者古之爲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反切之學許氏說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於是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虞魚模庚耕清青登蒸之斷斷乎不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之有漢魏之前亦未之有也陸

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來之爲釐慶之爲羌馬之爲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其聲韻若相近可以叶讀則何必改字如燔字必欲作汾沿反官字必欲作俱員反天字必欲鐵因反之類則贅矣

廣干祿字書五卷

中興藝文志婁機撰機取許慎說文及諸家字書按以蔡伯喈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

與夫經典釋文子史古字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
爲廣平祿字書蓋廣唐人顏元孫之書也宋字書
與平陳氏曰唐顏元孫爲平祿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
石吳興爲世所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平祿謂舉
子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
特爲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爲此書續唐之舊
故仍平祿之名旣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
以平祿百福之義傳會焉而謂之宋來之爲續與
修校韻畧五卷韻畧不取如字此類各言今之韻古書
陳氏曰祕書省正字莆田劉孟容以說文字林平

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觿復古編等書修校
韻畧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陳氏曰進士未陽秦昌朝撰附前韻畧之後皆永
嘉教授臨安錢厚所刻也竊謂小學當論偏旁尚
矣許叔重以來諸書是也韻以畧稱止施於禮部
五字貢舉本非小學全書於此而校其偏傍旣不足以
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盡用象籀點畫於
試卷不幾於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

附釋文互注韻畧五卷

附釋文互注韻畧五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十七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
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於場屋
正字韻類本非小學全書然此而對其韻對四不以
謝季澤撰止齋陳氏序畧曰季澤家學長於詩禮
頗欲有所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
傍訓故學者易入焉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
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
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

志位不足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之
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字通一卷
陳氏曰彭山李從周肩吾撰

切韻義一卷
纂要圖例一卷

陳氏曰汴陽謝暉撰紹興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漈鄭氏曰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
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
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

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
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
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經緯錯綜
三十然後成文愚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爲小悟
學者誠不可忽也

智永千字文一卷

後村劉氏曰嘗疑千字文世以爲梁散騎常侍周
興嗣所作然法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
人作也

經典釋文二十卷

鼂氏曰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釋易書
詩並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
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羣經音辨七卷

鼂氏曰皇朝賈昌朝撰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
引經義議政蓋自昌朝始此書以古文多通借音
詁乃辨正之凡五門

佩觿三卷

鼂氏曰皇朝郭忠恕撰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從

以檢訛舛上篇論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博

陳氏曰忠恕為國子周易博士觴者所以解結也

忠恕恃酒狂縱數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時頗異世

以為尸解也蓋自昌博欲其書以古文多

翰林禁經八卷博覽昌博對決長六言餘八

墨藪十卷唐李陽水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

鼉氏曰高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書目止

五卷而梁武評書王逸少筆勢皆別出

陳氏曰不知何代人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

一篇

臨池妙訣三卷

鼉氏曰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述書

周越書苑十五卷

鼉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書名世天聖八年四

月成此書奏御故其序稱臣越臣兄起於柳公權

書又云亡兄間稱名而不臣似未精討論也

陳氏曰主客郎中臨淄周越與其兄起皆有書名

起書未見越書間有之俗甚

唐藏經音義四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十七

鼂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鐘鼎篆韻七卷

鼂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
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
錄凡一萬一千五百餘字凡賦詩公對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聖家其四
卷七卷其五卷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
廣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衡州露仙觀王楚也則未
知此書之爲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鐘鼎法帖
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漢隸字源六卷
陳氏曰婁機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
字魏碑附寫焉者僅三十之一首爲碑目一卷每
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者並列
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

象類書十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旣廢樵復
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
六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三百
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類五百九十

八十二韻釋義二萬一千八百十韻韻正百六十
隸釋百本七卷隸續百本七卷百四十轉書隸三百
中興藝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爲之韻
辨其文爲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信淵類聚
隸陳氏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爲之
釋又爲之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魏初
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
可慨想制寫音書三十一首漢書曰一卷
字始連環三卷對對以世祖奇異書三百字此隸其
與隸陳氏曰鄭樵撰大略謂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

切之學自西域流夫中國而古人取音制字乃與
韻圖脗合隸釋對對以世祖奇異書三百字此隸其
論梵書一卷隸釋對對以世祖奇異書三百字此隸其

陳氏曰鄭樵撰

樵論華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
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
通其旨不可不論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
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徧纏成體華則
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
以橫相綴華蓋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

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略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
梵之讀別音故卽音而借實漢音華以直隸調於
又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
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個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
成文理而有無字之音焉華人若不別音如切韻
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
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
備於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
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
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

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
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
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
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
愚

石鼓文考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說以爲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
秦斤秦權合者

嘯臺集古錄三卷

陳氏曰王球子升撰李邕漢老序之稱故人長孺

之子米詳何王氏也皆錄古彝器款識自商迄秦
凡數百章以今文釋之疑者闕焉

前漢古字韻編五卷

陳氏曰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
字以今韻編入之

班馬字類二卷

陳氏曰叅政嘉禾婁機彥發撰取二史所用古字
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盧作序文似野
閣本法帖十卷
樂靜李昭玘跋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遣

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爲十卷詔鏤版藏禁中
每大臣登二府卽賜焉歲久寢不復賜元豐中嘉
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
士大夫間亦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
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
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他書御史所模尤踈闊
夫獨前者縱學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
目亂而心疑神已屬矣故終不近也

法帖釋文十卷

鼂氏曰淳化法帖旣已焚板元祐中有劉次莊者

模刻之石復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爲釋文行
於世

陳氏曰劉次莊元祐中爲官帖釋文刻石臨江而
武岡又嘗傳刻絳州民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取
劉本分二十卷中官帖所無者增附之

法帖要錄十卷

陳氏曰唐大理卿河東張彥遠愛賓撰彥遠弘靖
之孫三世相閱其父文規嘗刺湖州著吳興雜錄
金壺記一卷

陳氏曰僧適之撰集書家故事以二字爲題而注

所出於其下凡三百餘條

飛白叙錄一卷

陳氏曰錢惟演希聖撰天聖四年序進

法帖刊誤二卷

陳氏曰黃伯思長睿撰淳化帖出於待詔王著去
取時祕府墨蹟真贗雜居著不能辨也但欲備晉
宋間名蹟遂至以江南人一手僞帖竄入其間鄙
惡之甚米南宮辨之十已得七八至長睿益精詳
矣

籀史二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十七

七

陳氏曰翟耆年伯壽撰哀諸家鍾鼎圖說爲一編頗有攷究

絳帖評二十卷南宮絳之十日評十八至是魯益蘇絳

陳氏曰鄱陽姜夔堯章撰一手神龍入其間

山谷黃氏跋絳本法帖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

便如人意古人王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

年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

三人石庭簡柳子文黃庭堅四手有遺

蘭亭博議十五卷

陳氏曰淮海桑世昌撰世昌居天台陸放翁諸甥

博雅能詩文雖淵博其父辭然其可也

蘭亭考十三卷其卷末有文亦亦新書可購亦宜也

山谷黃氏蘭亭跋曰王右軍褻飲序章號稱最得

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

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

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好迹

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

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

武石本髣髴有古人筆意耳褚庭晦所臨極肥而

洛陽張景元斷地得缺石極瘦武定本則肥不剩

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玉石刻皆有佳處不
必寶已有而非彼也筆意且辭或與祖韻蘇頌而
陳氏曰卽博議也浙東瘦司所刻視初本頗有刪
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宗篇後人集蘭
亭字作書帖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兼及右軍他
書蹟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議高內翰
文虎炳如爲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孫主爲刪改
去此三篇固當而其他務從省文多失事實或戾
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
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於其父猶然深可怪也此

書累十餘卷不過爲晉人一遺帖自是作無益玩
物喪志本無足云其中所錄諸家跋語有昭然僞
妄而不能辨者不暇疏舉

法言撮要十卷

陳氏曰吳興蔡崑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
亦無所發明淳熙中人

書苑菁華二十卷

陳氏曰臨安肆陳思者集別

按以字書入小學門自漢志已然歷代史志從之
至陳直齋所著書錄解題則以爲書品書斷之類

所論書法之工拙正與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於
雜藝不以入經錄夫書雖至於鍾王乃游藝之末
者非所以爲學削之誠是也然六經皆本於字字
則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屬乎偏旁
音韻者則入於小學屬乎真行草篆者則入於雜
藝一書而析爲二門於義亦無所當矣故今並以
入小學門仍前史舊云

蒙求三卷

鼂氏曰唐李瀚撰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
比爲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蓋以教

學童云未審與人習文李鶴也

陳氏曰本無義例信手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韻語
易於訓誦而已今舉世誦之以爲小學發蒙之事

補注蒙求八卷

陳氏曰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爲之注本句之
外兼及其他人事

左氏蒙求三卷

鼂氏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過於綱領
者

左氏綱領四卷

五九 鼂氏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爲儷句蒙求之類也

兩漢蒙求十卷 賈誼王幾命息不賦可入視卦殿賦歸賦
式又陳氏曰樞密吳興劉班希苑撰紹聖中所序
十七史蒙求三卷 人專

陳氏曰題王先生不著名或云王命也 當本曰之
宋朝蒙求二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成都范鎮景仁撰發蒙之事
唐史屬辭五卷 梁南北史蒙求十卷 龔夬章夬其贈
鼂氏曰未詳撰人皆效李瀚也

班左誨蒙三卷 本心魚平其不列矣

陳氏曰程俱致道撰谷因其祖世而自立之

趙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 西宗室蒙求三卷 幼學須

知五卷 之效冊動志不於其素而自其外故曰

程氏曰餘符孫應符仲潛撰次此書本書坊所爲
以教小學應符從而增廣之

童蒙訓一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

少儀外傳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

應世者皆小學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爲本
少翁大愚呂氏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
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師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
童蒙終則定以是名焉某嘗待坐蓋與聞所以爲此編
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汨乎思慮輕自
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
賦正登之於冊使之不待攷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
賦刃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略而不載苟
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
張本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

辨志錄卷第一

陳氏曰皆已見上書而無次第當是草創本

小學書四卷

陳氏曰朱熹所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

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

外篇曰嘉言善行

朱子語錄曰脩身之法小學備矣後生初學且看

小學之書這個是做人底樣子學之小大雖不同

而其道則一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

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游倪曰自幼既失小

學之序願授大學先生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旬日工夫成事無事父事兄事長事尊小學字訓之書蓋歐陽人刻錄于學之小大雖不同程端蒙撰曰節其之書小學節矣外此學且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也以志數學之宗也內篇曰立幾則命姓長壽也弟子職等五書卷集古望林言空簡以錄學香香也小學陳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民居家雜儀合爲一篇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九十



